

學苑出版社

# 龙的幻象

中国形象：  
西方的学说与传说 ③  
周宁 著/编注

上

一个世纪的中国形象，  
从莫名的恐慌开始，  
到莫名的恐慌结束，  
其间在黑暗与光明两极间不断摇摆。  
中国形象并不指涉一个确定的、  
现实的国家，  
而是文化想像中某个奇幻的、  
虚构的空间，  
比西方更好或更坏的地方，  
香格里拉或人间地狱。



WESTERN IMAGES OF CHINA

学苑出版社

# 龙的幻象

上

中国形象：  
西方的学说与传说 ⑧  
周宁 著/编注

一个世纪的中国形象，  
从莫名的恐慌开始，  
到莫名的恐慌结束，  
其间在黑暗与光明两极间不断摇摆。  
中国形象并不指涉一个确定的、  
现实的国家，  
而是文化想像中某个奇幻的、  
虚构的空间，  
比西方更好或更坏的地方，  
香格里拉或人间地狱。



WESTERN IMAGES OF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龙的幻象 /周宁著 /编注.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5

(中国形象:西方的学说与传说·8)

ISBN 7-5077-2291-0

I. 龙… II. 周… III. 中华民族—民族性—研究  
IV. C95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0575 号

**责任编辑:**李佩芳

**封面设计:**北京亚细安图文设计

**出版发行:**学苑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

**邮政编码:**100078

**网 址:**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010-67675512、67602949、67678914

**印刷厂:**河北高碑店鑫宏源印刷厂

**开本尺寸:**890×1240 1/32

**印 张:**32.25

**字 数:**643千字

**版 次:**2004年5月北京第1版

**印 次:**2004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1—3000册

**定 价:**57.00元



# 目 录

1	导 论
1	引 言
8	<b>第一章 香格里拉或人间地狱——想像中国的两个极端</b>
8	第一节 中国形象：幸福山谷与城市墓场
17	第二节 中国形象：欲望与恐惧的梦乡
31	第三节 中国形象：在两极间摇摆
47	<b>第二章 20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黑暗的开端</b>
47	第一节 莫名的恐慌：“黄祸”远在中国近在西方
79	第二节 苦难的深渊：革命在“重复庄严的毁灭”
109	<b>第三章 20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光明的峰巅</b>
109	第一节 诗化中国：黄土与墓碑间的田园
129	第二节 恩抚中国：《时代》封面上的故事
161	<b>第四章 20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黑暗到极点</b>
161	第一节 可憎的中国：“红旗下六亿蓝蚂蚁”
185	第二节 可怕的中国：从“黄祸”到“红祸”
206	<b>第五章 20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重见的光明</b>
206	第一节 美好新世界：在红色中国看到未来
229	第二节 道德理想国：完善的人与完善的社会

260	第六章 20 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正暮色苍茫
260	第一节 乍明还暗时节：错乱的世纪与分裂的形象
291	第二节 最后是莫名的恐惧：从“黄祸”、“红祸”到 “中国威胁”
323	文 选
323	中国新年
329	1900 年义和团运动
341	皇城的末日
383	变革中的中国人
395	万岁君主逃离大内
411	傅满洲之手
441	中国佬与孩子
455	中国问题种种
473	苦难的中国
484	现代中国
511	中国响惊雷
529	中国震撼世界
562	共产主义的中国
604	中国和她的阴影
616	新中国的文化
677	觉醒的中国
734	新中国现象
766	新亚洲报道
779	“中国使你相信一切都是可能的”
823	另一个中国
837	大墙之内——中国见闻录

919	经济特区：新体制的试验田
948	真实中国：从食人部落到卡拉 OK 族
967	中国和西方
1008	后 记
1012	出版者的话

# 导 论

---

## 引 言

在西方文化中，中国形象的真正意义不是地理上一个确定的、现实的国家，而是文化想像中某一个具有特定伦理意义的虚构的空间，一个比西方更好或更坏的地方，香格里拉或人间地狱。这是西方文化在二元对立原则下想像“他者”的方式。在西方的想像中，有两个中国，一个是乐园般光明的中国，另一个是地狱般黑暗的中国。同一个中国，在西方文化中却表现为两种完全不同的形象，而这两种形象在历史不同时期重复或者稍加变化地重复出现在各类文本中，几乎成为一种原型。20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在可爱与可憎、可敬与可怕两极间摇摆，从黑暗开始，到黑暗结束；从一种莫名的恐慌开始，到另一种莫名的恐慌结束。

20世纪开始的时候，从传教士、军人、政客的报道到小说诗歌，西方文化表述的中国形象，基本是贫困、肮脏、混乱、残暴、危险的地狱，集中在有关“黄祸”与义和团运动的传说上。“黄祸”可以体现在关于一个历史事件的想像上，如义和团事件

证实的“黄祸”恐慌，也可以体现在一个虚构的文学人物想像上，如傅满洲博士；可以以中国本土的庞大的中国人口为基础，也可以以渗透西方的唐人街的中国移民为基础。不管怎样，现实是想像的素材，而想像，以各种隐喻的方式，表现着现实中西方对中国体验到的种种欲望、焦虑与恐惧。“黄祸”恐慌在很多时候都是西方文化自虐的想像。

另一方面，黑暗的中国形象边缘又可能泛出光亮。有像《中国佬的来信》那样的作品，将中国描述为智慧、宁静、纯朴的人间乐园。西方知识精英也曾想像中国传统哲学与生活的宁静和平的旨趣能够给陷入贪婪与仇杀中的“没落”的西方某种启示。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但影响只限于知识精英圈子的“遐想”，没有大众社会基础。30—40年代这种“遐想”找到了大众的表达式，从通俗小说到新闻报道，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纷纷将中国想像为纯朴、智慧的传统社会，或者反法西斯战争中“崛起的英雄”，一个有英明的领袖勇敢的人民的和平文明的国家。

2

这段香格里拉式的想像很快就过去了。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西方的中国形象迅速从光明陷入黑暗。红色中国在西方想像中，几乎成为一个被专制奴役、被饥饿困扰的人间魔窟，它不仅威胁着现实世界，也威胁着人们关于世界与人的善良的观念与信仰。他们检讨自己过去美化中国的“过失”，为自己的“幼稚”感到难过。然而不久，他们发现自己又错了，不仅幼稚而且健忘。

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中国形象在西方逐渐由暗复明，在“左翼”思潮的影响下，甚至变成某种社会改造的乌托邦。红色中国变成了“美好新世界”，他们在那里看到人类的未来与希望。



有趣的是，19世纪西方的进步话语曾经将中国作为“停滞的帝国”，排斥在文明历史之外或者文明历史的起点上，100多年后，中国经历一场革命之后，又成为历史进步的楷模。西方那些来红色中国“朝圣”的知识分子热情地宣告，在中国，人类看到未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不仅在世界上创造了一种新的文明，而且创造了一种新的人类。

或许美化中国与丑化中国同样不真实。关键是我们关于真实的假设。如果西方只是某一个时期中国形象出现想当然的误解或虚伪，尚可以就那段历史讨论那段历史中的具体问题，如果这种误解反复出现，不同历史时期虽然有所变化但大多不外是些感情用事、一厢情愿的想当然的虚构，那么，值得怀疑的就不是某一个时代西方的中国形象及其产生这种形象的方式与特征，而是应该怀疑西方的中国形象构成的本质，怀疑西方文明认识异邦的客观能力本身甚至有关客观认识的假设是否得当。或许所谓客观的认识这一假设本身就是值得商榷的。我们的研究之所以使用“中国形象”而不是“中国观”或“中国学”，除了研究对象上强调“大众集体想像物”之外，在理论观念与方法上的假设就是，中国形象是一种能够主动地选择、表现、结构、生成意义的话语。其象征的随意性并不指涉某种客观的现实，而是在特定文化意识形态语境下创造表现意义。所谓客观真实概念，只是一种理论幻觉。西方的中国形象，不管怎样，都是表现生成性的，惟一的尺度便是西方文化系统内的有效性问题。

我们分析不同时代西方关于中国形象的变异与极端化表现，并不是希望证明某一个时代西方的某一种中国形象错了而另一种就对了，一种比另一种更客观或更真实。而是试图对其二元对立的两极转换方式进行分析，揭示西方的中国形象的意义结构原

则。其中反复出现的天堂化或地狱化、美好化或邪恶化的两种极端类型表现出的二元对立原则以及两种相反的中国形象对西方文化认同与超越的功能，才是我们研究的理论前提与宗旨。

“毛主义”的红色乌托邦在70年代后期又遭到破坏，西方人发现那个美好的中国形象又是一个“骗局”。一次两次“失误”，人们怀疑某一种中国形象是否真实，不断“失误”，人们或许就该怀疑西方的中国形象从来不曾真实，或者真实这个概念是否有意义。80年代的中国形象乍明还暗，一方面是西方这一时期的中国想像一直笼罩在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中，80年代是“后文革时代”；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在西方眼里正使中国愉快、迅速地变成一个西方化的国家，几个世纪以来传教士的基督化中国、商人的市场化中国、政客的民主化中国的神话，一时间都可能成为现实。

4

然而，新幻象在一夜间破灭，1989年的事件戏剧性地将西方的中国形象推入黑暗。这次不仅是追悔，还有恼怒。90年代的西方的中国形象中，中国似乎是一个永远也不可能改变的东方专制社会，那里践踏人权、政治腐败、道德堕落；它的经济的确在发展，但这种发展不再是可喜的，而是可怕的，因为它将“助长邪恶的力量”。尤其是当西方人发现中国曾经“热爱民主西方”的青年学生，也出于一种民族主义激情进行反美示威时，他们忘了事件的起因，只感到绝望与恐慌，20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在“中国威胁论”的背景下结束。

一个世纪的中国形象，从莫名的恐慌开始，到莫名的恐慌结束，其间在黑暗与光明两极间不断摇摆，不仅不同时代西方的中国形象不同甚至完全相反，而且同一时代不同社会阶层的中国形象也不尽相同。中国形象是西方文化话语的产物。这种话语可以

出现在严肃的政治、宗教报告中，也可能出现在通俗文艺作品中，它们表达的方式不同，但所谓“标准”与“规则”却是相同的。20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在两极间摇摆，它浓缩并加剧地表现了西方700年中国形象史上的两种原型，1750年之前基本上美好的中国形象与1750年之后基本上邪恶的中国形象。西方历史中形成的有关中国的话语传统，不仅决定他们感知与表述中国的内容，也决定他们感知与表述的方式。

20世纪中期一位美国记者对美国人的中国形象做调查时指出：中国具有两种肯定与否定截然相反的形象。“这两种形象时起时落，时而占据、时而退出我们心目中的中心位置。任何一种形象都从未完全取代过另一种形象。它们总是共存于我们的心目中，一经周围环境的启发便会立即显现出来，毫无陈旧之感，它们还随时出现在大量文献的字里行间，每个历史时期均因循环往复的感受而变得充实和独特。”<sup>①</sup> 20世纪末，这种总结基本上被证明无误，另一位研究者发现，20多年过去了，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依旧在传统的两个极端间摇摆。无知、误解、一厢情愿，异想天开，依旧是美国文化构筑中国形象的基础。<sup>②</sup> 令人困惑的是，即使已近“地球村”时代，世界上信息最发达的美国对中国依旧那么隔膜、陌生、无知，即使是那些有直接中国经验的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与了解，也有那么多不着边际的想像与误解。这是令人失望的，甚至会使人对世界未来大同幸福的美好

<sup>①</sup> 《美国的中国形象》，（美）哈罗德·伊萨克斯著，于殿利、陆日宇译，时事出版社，1999年版，第77—78页。

<sup>②</sup> China Misperceived: American Illusions and Chinese Reality, by Steven W. Mosher, A New Republic Book, 1990, 上述观点参见该书第1—34页：“Prologue”与“Introduction”。

前景产生怀疑。《被误解的中国》写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重点在 30—70 年代间。科林·麦克拉斯 (Colin Mackerras) 的《西方的中国形象》(修订版, 1999) 则写到 90 年代末，重点在 20 世纪最后 20 年。而他认为，即使在最后这 20 年，西方的中国形象——以美国为主——也发生了一次两极间的剧烈摇摆，转折点在 1989 年。麦克拉斯认为 20 世纪末西方的中国形象是一个世纪间最复杂的，明暗毁誉参半。<sup>①</sup> 实际上我们从 20 世纪中国形象整体或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的整体上看，20 世纪最后 25 年的中国形象基本上是“恶化”的。八十年代的中国形象始终笼罩在文化大革命的恐怖故事的阴影中，九十年代又笼罩在 1989 年的事件与“中国威胁”的阴影下，在 20 世纪内，它是五十年代邪恶化红色中国形象的继续；在西方的中国形象史上，它是 1750 年之后丑化中国形象的传统继续。

6

在西方的文化—心理结构中，潜在的中国形象的原型，比任何客观经验或外在经验都更坚定稳固，更具有塑造力与包容性。20 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实际上是近千年历史中无数次典型经验的积淀和浓缩。其中有一些客观的知识，但更多的，尤其是在情感领域中，都是那些产生自独特的心理原型的幻想。西方人正是根据西方精神或文化传统无意识中的原型来规划世界秩序“理解”或“构筑”中国形象的。这种原型是具有广泛组织力与消化力的普遍模式，任何外部知识都必须经过它的过滤与组构，变成可理解的形象。对于西方人来说，中国形象这一在长期历史积淀中形成的异域经验模式，使任何中国的“事实”本身都失去自足

<sup>①</sup> 参见 *Western Images of China, Revised Edition*, by Colin Mackerra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art II: *Western Image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性，必须在既定原型框架中获得改造与装扮，以充分西方化的、稀奇古怪的形象，滋养西方人的想像以及他们对世界的理解系统。中国，这个飘浮在梦幻与现实之间的“他者”形象或异域，只有在为西方文化的存在提供某种参照意义时，才能为西方人所接受。中国形象是西方文化的一面镜子，他们在镜子中看到自身，却永远看不到镜子背后的中国。或许西方文化根本就不需要中国的现实，除非是中国成为一种虚构，成为他们能够观照自身、理解自身的幻镜，让他们从中看到他们欲望的天堂或者恐惧的地狱。

中国是西方的异己世界。它帮助西方人确定自己存在的位置、意义，确定他们自己历史的起点与终点。在 20 世纪末开始的全球化的浪潮中，就像在 19 世纪殖民主义浪潮中一样，中国作为他者，依旧是被排斥、被否定、被贬低、被恐惧的对象。西方未曾改变，中国形象也从未被改变过。全球化所带来的西方文化极权主义倾向，可能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更加彻底。

# 第一章 香格里拉或人间地狱 ——想像中国的两个极端

---

## 第一节 中国形象：幸福山谷与城市墓场

1933年，西方出版了两本有关中国的书，都很畅销。一本是《消失的地平线》，一本是《人的状况》。这两本书想像的中国，一个是人间乐园，一个是人间地狱。一部畅销书将乌托邦场景放到中国，这不仅说明一个人的想像，也说明某种大众共同的想像。一个人的想像只能写成一本书，大众共同的想像才能使一本书变成畅销书。那么，是什么文化背景、历史机缘，使西方人将想像中的乐园放到中国呢？

### 中国西藏：想像乐园的背景

公元1933年，西方世界出版了两本有关中国的畅销书，一本是英国小说家詹姆斯·希尔顿（James Hilton）的《消失的地

平线》，<sup>①</sup>一本是法国作家马尔罗（Andre Malraux）的《人的状况》。这两本书想像的中国，一个是人间乐园，一个是人间地狱。

《消失的地平线》写一位英国驻印度殖民官在一次飞行事故中迫降到喜马拉雅山脉或昆仑山脉中的一个幸福的山谷——香格里拉（Shangrila）或蓝月谷。人们或许不知道《消失的地平线》，但都听说过香格里拉。这是一个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幸福的山谷”。小说主人公康韦叙述自己在那里的经历，像是天堂记游。

那是一个清凉神秘的夜晚，飞机强行着陆在万山峰巅之间的一块谷地。垂死的中国飞行员告诉他们，不远处有一所名叫香格里拉的喇嘛寺。夜空寂静，山谷寂静，在这无边的宁静中，刚刚从印度的骚乱中逃离的康韦，感到一种灵性的召唤。夜退去，露水打湿的天空被东方第一朵朝霞抚摸着。远处走来一行人，为首的姓张，是一个中国人。

张的儒雅令人想起耶稣会士（Jesuits）书简中描述的中国士大夫或接待马戛尔尼（Macartney）使团的“满大人”（Mandarin）。他邀请康韦一行去前面的喇嘛寺。黎明冉冉升起的太阳，捧在蔚蓝色的手掌上，远方徐徐航来的晨雾，又渐渐散去，拥抱着最后几座雪山峰。高原的气候清新。在这一刹那间，康韦似乎也走出了雾锁的心灵，感受到灵性的最初的祝福。

康韦已经记不清他是怎么到达香格里拉的了。稀薄的空气有一种梦幻的质素，与瓦蓝色的天空连成一体。每一呼吸，每一触目所见，都使他陷入一种深深的“如痴如醉的宁静”。康韦一行

---

<sup>①</sup> “Lost Horizon”, by James Hilton, New York: W. Morrow & Company, 1933. 出自该小说的引文恕不另注。

在张的陪同下，参观幸福山谷，他们发现“这个远离人烟的山谷竟是一个富饶迷人的乐园。山谷里的气温随着海拔的升高与早晚的温差变化，从温暖到炎热再到清凉；土地各尽其用，精耕细作，农作物品种繁多，丰收在望。沿着山谷开垦的田地呈狭长状，长约12英里，宽在1至5英里不等；正午时分，这里能够享受到温暖的阳光，雪峰上融化的雪水，化作清流蜿蜒在山谷中，灌溉着这片富饶的土地，温暖的和风拂着万物，却使在阴凉处，人们也丝毫不会感到寒冷。”

康韦注视着逶迤的山峦，沧海桑田的变化使他在富足中隐约预感到危机，但这都不能抵消他时刻感受到的幸福，“康韦再次陶醉了”。在香格里拉度过的那段日子，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这是一个魅力无穷、富饶丰腴的国度。逶迤绵亘的精美的草坪与花园，溪水边点缀着茶亭，民居村舍都是那么精巧亮丽。在康韦看来，山谷里的人民都是汉藏混血，是最出色的人种，他们清洁、英俊，许多优良品质是其他民族都不具备的。他们世代生活在这和平宁静的山谷里，他们并没有一般封闭社会近亲繁殖所造成的人种衰退，田野边、道路旁、村舍门前、茶亭栏畔，到处都是欢乐的人民，他们向坐在轿上的康韦一行人笑着，与张热情地招呼，他们温文尔雅、落落大方、无忧无虑，每一个人都致力于手边各种各样的工作，但谁也不会显得匆忙。这是康韦见过的最可爱的地方，就连那个“处处寻找异教弊端”的B小姐也不得不承认：这里的一切至少看起来“无可挑剔”。

香格里拉不仅有东方式的自然灵性的美与神圣，还有西方式的物质文明的完善——从暖气到抽水马桶。张不无得意地对他们说：“我们并不像你们想的那样野蛮……”康韦一行来到香格里拉，无论是物质享受还是精神滋养，都是一次极大的丰收。以后



的那段日子里，他们越来越深刻地领略到香格里拉的神秘，这个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幸福的谷地”，是惟一未被污染的地方，那里仍保持着天堂的纯洁与爱，“神在东方的伊甸设了一个乐园给人安居。”（《创世纪》2. 8）西方人永远也忘不了这段启示，它是幸福的回忆，也是永恒的许诺。

《消失的地平线》是一部乌托邦小说，采用了乌托邦作品通用的叙述模式。主人公在旅行的一次偶然的机遇中，来到一个遥远、封闭、未知神秘的人间乐园。莫尔（Thomas. More）的《乌托邦》（Utopia）、康柏内拉（Tommaso Campanella）的《太阳城》（City of the Sun）、培根（Francis Bacon）的《新大西洋》（New Atalantics），莫里斯的《乌有乡之消息》（News From Nowhere），形式都与这本书类似。叙述者是旅行者，他的使命不是成为乌托邦或香格里拉的居民，而是将乐园的消息带回他那动乱苦难、充满缺憾与渴望的故乡。康韦他们时刻想离开这个与世隔绝的幸福山谷，但张告诉他们，几个月才有一支商队从山那边到来，他们只有跟随商队才能离开这里。康韦感到自己的心灵一天一天地趋于宁静，他猜想自己是被有意带到这里来的，他又想起那位中国飞行员临死前神秘的微笑。

香格里拉的美在于它的神秘。一是自然的神秘，一是人文的神秘。它是人间最后一块净土。清晨的山峰裹着一层肃穆的银白色，荡涤万山的天风，不知正吹向哪一处幸运的地方；正午阳光的金黄色也令人眩晕，草木鲜花在凝固的光辉中沉思；黄昏时气候清朗，如同叶芝（Yeats）诗中描写——无数红雀的翅膀染了半天的颜色。而最感人的还是沐浴在如水月光中的幽蓝的山谷，被银光闪烁的卡拉卡尔雪峰围绕着，像个天然的港湾。

对康韦来说，香格里拉也是心灵的港湾。他在月色下的庭院